

主持人：尊敬的淨空法師，尊敬的諸位嘉賓，各位朋友，老師們，同學們。今天我們這裡聚集在一起，在這裡我們做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，首先就是稍後，我將和老法師一起簽署一個合作的協議。實際上這個協議，是老法師支持山東大學的學術發展，和人才培養這樣的一個項目。隨後我們還將一起聆聽老法師的講演。剛才陳校長介紹了，淨空法師的經歷，他的貢獻，在這裡我還想補充特別說明的，除了老法師這樣一些頭銜和貢獻之外，他現在還是我們山東大學校董會的校董，是山東大學的兼職教授。老法師已經欣然同意接受我們的聘任，做我們山東大學的兼職教授。我來代表學校，向老法師以及他的弟子，向各位嘉賓、朋友，來到山東大學，支持山東大學的發展，表示我們真誠的謝意。剛才陳校長介紹老法師周遊世界，在世界各地演講，他的足跡不僅僅是在我們中國，而且有澳大利亞、有美國。他的講演也不僅是在大學裡面、社區裡面，還在聯合國的和平這樣一個論壇。

所以我讀到老法師他的經歷，最近這一兩天和老法師在一起接觸，我深深被他這樣一種追求，他的閱歷所感動。我覺得老法師他所追求的，是一種可以說是超越民族，超越了宗教信仰的一種信念在裡面，那就是我們人類共同的一種和平世界的和諧。盡管我自己和老法師的個人信仰不同，但是在這樣一種追求目標上，我非常高興，我覺得我們是一致的。而且和我們山東大學，我們辦一個學校培養人才，從事學術研究所追求的目標也是一致的。今天老法師來到山東大學，我想他同樣是懷著這樣一個目的。同時因為是來到山東大學來，還懷著對我們在座的每個人，和我們整個學校的一種特

別的期待。他所帶給我們的，不僅僅是一種資金上的支持，我想更重要的，他是希望我們和他一樣，都有一種共同的追求。那就是我們每個人的力量，盡管是有限，我們都應該為我們所處的時代，我們的民族，我們的社會，乃至整個人類的和平，和世界的和諧，做出我們自己的一份努力。

而如果我們每個人都這樣做了，我們民族的未來，社會的未來，乃至人類和世界的未來，就是不一樣的。我覺得老法師能到山東大學，我們也覺得非常有信心，也這種信心和志向。我們山東大學的學者、學生們，能夠也應該擔當起這樣一種使命和責任。因為山東大學是一所地處在齊魯大地，地處在山東的，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基奠的大學。在我們生活的這片土地上，誕生過包括孔子在內的，很多著名的哲人，著名的學者，他們的智慧，今天仍然影響我們這個時代，乃至整個人類的文明和進步。因為有這種特別的基奠，我們多了一個信心，也應該多一分使命感。

第二點，山東大學有這樣一種基礎的實力，因為我們不僅有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，我們還有文學、歷史，還有理學，我們門有經管法，我們有有醫學等等。我們的學科分類非常齊全，可以說我們人類所面臨的挑戰和問題，都可以在這裡利用我們的智慧，利用我們的學術條件，來進行研究。使我們研究成果，能夠直接的服務於社會的進步，來貢獻於社會的進步，這是我們第二點意思。

最後一點，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點，因為我們有這種廣泛的合作，我們有包括老法師在內的那麼多的知名人士，和社會的朋友們，以及校友們的關注和期待。他們都期待年輕的學者們，今天在座的我們的學生們，和我們山東大學的學者們，能夠在人類文明的近程面臨挑戰，和重大的機遇的時候。通過我們執著的奮鬥，通過我們擔當起使命和責任，為我們民族的事業發展，為社會的進步，乃

至為人類和平與和諧，做出我們的一份貢獻。我想我們應該不辜負，老法師對我們這樣一種期待，我們相信年輕的一代，特別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，應該從現在就有個偉大的志向。個人的發展、社會的進步結合起來，我們一起致力於人類的和平與文明的進步，我相信只要我們一起來努力，我們的未來是光明和燦爛的。再一次謝謝。

淨空法師：尊敬的校長，副校長，學校諸位領導，諸位老師，諸位同學們，大家下午好。校長告訴我，今天來參加的同學們，多半都是研究宗教，研究哲學這方面，這個非常的難得。題目是「宗教與世界和平」。對於宗教這樁事情，我們在年輕的時候，確實都對它有很深的誤會，我也是不明白，所以從來也不接觸宗教。可是在讀書的時代，偶爾也進過寺院去參觀，基督教的教堂，回教的清真寺，好奇，都曾經去過。給我印象最深的，當時我還是喜歡伊斯蘭教跟基督教，對於佛教是沒有好印象。因為感覺得那些宗教有傳教士，還能講出點道理來，我能聽聽。但是在佛教裡面從來就沒有看到有講經的，沒有，都是看到所謂是經懺佛事、超度死人做法會，所以它永遠是給鬼神掛勾。我們印象當中不但是宗教，而且是泛神教、多神教，是低級宗教。所以這是多少年來，我們不跟它接觸，也沒有辦法接觸。

一九四九年我到台灣，那個時候對於哲學非常有興趣，所以在台灣遇到方東美先生，這是當代的一位哲學家，我跟他學哲學。緣分也很深，方先生是我們家鄉人，安徽桐城，他還是桐城方苞的後裔，桐城派的後裔。他給我講了一個單元，是大單元哲學概論，從西方哲學講到中國，講到印度，最後一個單元講佛經哲學。我就很訝異，因為佛教是迷信，低級的宗教，它有什麼哲學？他說「你不懂，釋迦牟尼佛是大哲學家，他是聖哲，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最

高峰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」我被他這幾句話打動了。他告訴我，你要研究佛經哲學，你不要到寺廟去，寺廟你可能找不到。你要到經典裡面去找，他介紹我這麼個方向。

在那個時候我的緣分很好，沒有多久我就認識了章嘉大師，這是佛門的一位大德。現在很多人知道達賴、班禪，對於另外兩個人就很少知道，他們是宗喀巴大師的弟子。他有四個學生(四個傳人)，西藏兩個，蒙古兩個，前藏達賴，後藏是班禪，內蒙就是章嘉大師，外蒙是哲布尊丹巴，這四兄弟等於是管了中國一大部分。我很難得遇到了章嘉大師，我知道佛法好，就向他老人家請教，我說方東美先生給我介紹，我知道佛法的殊勝，佛法的好處，向他老人家請教，有什麼方法能叫我很快的能夠契入，我提出這個疑問。大師他就看著我，我們在他的小會客室裡，他看了我半個小時，我也看了他半個小時，一句話不說，整個氛圍都在禪定當中，都入定了。

半個小時之後說了一個字，「有」，他說有，有之後我再聽，耳朵都豎起來聽，又沒有了，他又不說話，這樣大概是停了，這個時間比較短一點，五、六分鐘告訴我六個字，「看得破，放得下」。他講得非常緩慢，那我們到底還是沒有他的定力，聽了之後似懂非懂，第二個問題接著就來，從哪裡下手？「布施」，告訴我這些話。我離開的時候他送我到門口告訴我，拍著我的肩膀，「我今天告訴你六個字，希望你認真的去做六年。」我實在講到三十年之後才體會到，他這個教學的殊勝，為什麼？一般人講心浮氣躁，你什麼都學不會。所以他一定半個小時讓我定下來，整個精神意志完全集中，才跟你講話，你一生都不會忘記。所以這個教學方法古時候有，這個時代我沒有遇見過，我還碰到老師，能夠讓我們理解到了古人的教學。

所以無論是世間學術，跟超越世間那些學問，都要從定中才能

獲得。如果心不定，你永遠沒有法子體會，這個道理很深，而且非常重要。大師教我，他說你學佛，你一定要先了解釋迦牟尼佛，讓我第一本看的書是《釋迦方志》、《釋迦譜》。這兩種書在一般地方都找不到，只有《大藏經》裡面有這個書。好像我對於山東大學送了一套《大藏經》，也送了一套《四庫薈要》，這是很不容易得到的。那個時候我們向寺廟裡面去借，不能借出來，只有利用星期假日去抄，好在分量不太多。那個時候我記得，我還抄了十幾本經，去抄書。讀了之後才完全了解佛教是什麼，佛教現前我們所見到的，這個佛教的形式，在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完全沒有。所以釋迦牟尼學十二年之後，沒有地方再學，他就在恆河邊上找棵大樹底下入定，入更深的禪定。

這一入定就是後面所講的，他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，在這個時候這些問題答案全都出來了，他都明白了，以後他就開始教學。所以從三十歲他就開始教學，他教學跟我們孔子一樣有教無類，他不分國籍、不分族群、不分宗教，有教無類教一輩子。他是七十九歲過世的，整整教了四十九年，現在佛門裡講，他老人家在世講經三百餘會，說法四十九年。用現代人的看法，釋迦牟尼佛是什麼身分？他是道地的職業教師，一生教學，把王位都捨棄了，一生教學。所以我們要認識他，他是個教育家，用今天的話說，他是多元文化的社會教育家。他自己本身的身分，是多元文化社會教育的義務工作者，因為他教學不收學費。他的學生常隨眾，就是跟著他，他走到哪裡學生跟到哪裡，這些人經典上記載有一千二百五十五個人，有這麼大一個團體。臨時來參加的，不是一生都跟著他的，就太多了，所以它是很龐大的團體。

他一生沒有建過道場，他沒有形式的學校，講學都是在山林樹下。晚上是樹下一宿，白天是日中一食，從事於托鉢的生活，這個

講的苦行僧，這是給後人做很好的榜樣。他真放下了，真正放下，所以他入更深的禪定，就是以後他在經教裡面教我們，他說出他自己證得的境界，「一切眾生本來是佛」。佛的意思我們要清楚，我們中國人叫聖人、賢人、君子，印度人講佛陀、菩薩、阿羅漢，就跟我們中國人講，聖賢、君子是一樣的事情。這在學術修學達到高峰的，這是佛陀，相當於中國人稱的聖人；其次達到一定的程度，沒有到究竟圓滿，稱菩薩；阿羅漢，是剛剛達到這個標準。像我們學校裡面，佛是博士，菩薩是碩士，阿羅漢是學士，它是一個學位的名稱。他不是神，也不是仙，他是人，這我們總得搞清楚，才不至於產生迷信。

所以佛教傳到現在傳了這麼多年，在從前的人都知道、都清楚，大概佛教變成宗教，就是大家對佛教完全疏忽了，不再去了解它，把佛菩薩當神仙看待，我想這個歷史不到三百年，應該在兩百多年，逐漸迷失了自己的本來面目，這是我們不可以不知道的。如果不知道你就會無從學起，不知道學什麼，從哪裡學起。所以我們學佛就要學釋迦牟尼佛，他對於這個世界上學術的貢獻非常的偉大。我們不接觸佛經不懂，接觸佛經之後，我們才了解到，他講的是什麼。我是學了五十五年，我自己教學今年是四十九年，從來沒有中斷過。佛經裡面講了五個科目，第一個是講倫理，第二個是講道德，第三個是講因果，第四個是哲學，第五個是科學，這五樣東西都講到登峰造極，不能不叫人佩服。

釋迦牟尼佛他當年開悟，所謂是開悟，覺悟了，他覺悟了什麼？他沒有用很簡單、很具體的幾句話說出來，但是在大乘經裡面，他常常講。在中國，諸位曉得中國禪宗第六代的祖師惠能大師，這是在中國學術界，也很有名的一個人物。他跟釋迦牟尼佛恰恰相反，釋迦牟尼佛好學，求學十二年；惠能大師不認識字，沒有念過書

。他在五祖弘忍大師那個地方住了八個月，他是在廚房裡面做義工，從來沒有進過講堂，也沒有進過禪堂，五祖居然把衣鉢就傳給他了，這是個很不可思議的一樁事情。這些事情都記載在《壇經》裡面，《壇經》是他的語錄，他開悟說出來，把他所悟的境界跟我們講出來，講了五句二十個字。

第一句是「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」，用現代的話講，沒有想到我們自己，我們每個人自己的本性是清淨的，從來沒有染污過。「何期自性，本不生滅」，從來沒有生滅。第三句話講的是「本自具足」，這個本自具足就是佛在《華嚴經》上，所說的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，每個人你的智慧跟如來，就是跟佛法裡面講的最高的佛陀沒有兩樣。你的智慧是無所不知，你的能力是無所不能，這是你本有的。德相我們今天講的福報，沒有一樣不是具足的，這是第三句所說的本自具足。第四句「本無動搖」，就是講你從來都沒有起心動念過，這是佛家講的大定，自性本定。第五句是「能生萬法」，能生萬法這句話就是今天講的科學。宇宙怎麼來的，生命怎麼來的，是怎麼演變，怎麼回事情，這裡講得非常透徹、非常清楚。今天科學家講的宏觀世界、太空物理、量子力學，佛經裡面所講的超過科學家所說的，這在二千五百年前。所以不但是方先生講哲學是登峰造極，科學也是登峰造極，它裡面的內容這麼豐富。非常可惜現在沒有人認識，把它看作迷信，不願意去碰它。

我在台灣的一段時期，跟章嘉大師、跟方老師學習，才真正知道這裡面的東西。我覺得不知道那情有可原，知道就有使命感，我們要把它承傳下來，要把它發揚光大，這是我們有這個責任。它是人類可以說真正是方先生講的，「人生最高的享受」，究竟圓滿的受用。你說這個東西丟掉多可惜！我們要不把它承傳過來，發揚光大，那就是釋迦牟尼佛的罪人。所以心裡要明白這點，佛法是師道

，它不是神道，它是師道。所以我們在現在一般習俗裡面，諸位細心觀察能夠體會到，還有這麼點痕跡，蛛絲馬跡。你看學佛的人稱佛為「本師」，根本的老師；像念孔子書的人，稱孔子為先師，老師。稱佛為老師，自己稱弟子，所以我們跟釋迦牟尼佛的關係，是師生關係，不是宗教裡面神跟信徒，不是這樣，是師生關係。

菩薩是佛的早期學生，現在他是我們的學長，菩薩、羅漢都是我們的學長，都是釋迦牟尼佛的學生，跟著釋迦牟尼佛學習，這不可以不知道，否則這個誤會愈來愈深。所以我是一出家之後，就想到要替佛教正名，「名不正則言不順」，佛教是什麼？是佛陀教育，這大家才不至於產生誤會。中國人喜歡簡單，不喜歡麻煩，所以總是原本是佛陀教育，簡稱叫做佛教，佛教是佛陀教育，現在沒想到它變成宗教。所以我們回過頭來，把它再加兩個字進去，稱為「佛陀教育」這就對了。所以我們認識它，知道他講些什麼，我們跟他學的是什麼，這總得清楚。現在我們就可以回歸到這個主題了，「宗教與世界和平」。

早年我在美國住了十五年，在那邊也都是從事於講學的活動。在美國的時候，十幾個大城市巡迴講演，一九九七年我離開美國，在台灣住了一段時期，不長。一九九八年就是第二年，我就移民到新加坡，在新加坡住了三年。新加坡是個城市國家，種族很複雜，宗教也很多，在新加坡有九個宗教，現在有十個宗教。我有感於多元宗教，與宗教之間要往來、要交流，而且必須以宗教的教育為基礎，這樣對於社會安定，會有很大的幫助。在那裡做和諧社會，我們用什麼方法做？我是每家去拜訪，每個宗教我都去拜訪。而且新加坡的每個宗教都做慈善事業，佛教也有，他們辦養老院、孤兒院、醫院、學校，做了很多慈善事業。我拜訪每個宗教送它一個禮物，送新加坡錢送十萬塊錢，所以九個宗教差不多是用了一百萬，我



去送禮幫助他們做這些慈善事業。那個時候我的錢是一些佛門弟子供養的，送給我的。

有些人就問我，「法師，我們信徒的錢，來之不易，你為什麼把它送給外道？」這是外道，心裡不服。我就給他說，我們要不要辦養老院？要。我們要不要辦孤兒院？要。我們要不要辦醫院？要。我說人家辦了，我去投資不可以嗎？我去入股不可以嗎？這樣一講他沒有辦法，就明白了。我說我去入股他們辦的慈善事業，我有股東在裡頭，這是好事情，他去做，我還不要去經營，你說這個多好！何必要自己去勞神、去操心？慢慢的大家漸漸就認同了，這樣把宗教團結在一起。而且我在那段時間當中，我學習他們的經典，我非常認真的學習，所謂知己知彼才百戰百勝，我們跟他往來，對他不了解，你就很難說話。所以我要了解他，我要讀他的東西，非常認真學習他的東西。所以以後，我跟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見面的時候，他是伊斯蘭教的領袖，雖然從政治上退下來，在國際上他是伊斯蘭教的領導。伊斯蘭教我們知道非常團結，在全世界伊斯蘭教的信徒，大概有十億的樣子，所以很有影響力。我跟他很熟。

在印尼也是如此，我學習《古蘭經》，我說我學習《古蘭經》，我是安拉的學生，我是穆罕默德的好學生，我絕對不會說那是外道、那是異教，那你就什麼都學不到。所以我說耶穌是我的老師，摩西是我的老師，穆罕默德是我的老師，上帝是我的老師，真主是我的老師，我是他最好的學生，我把他的東西都學到了。所以我在新加坡，在他們天主教給他們講過《玫瑰經》，《玫瑰經》是天主教的早晚課誦，光碟現在在那裡都流通。我在印尼的時候，也講過《古蘭經》，他們的阿訇也肯定我沒有講錯。所以深入經義之後，我才曉得所有宗教的經典，跟佛教經典一樣，裡面的內容都是有倫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哲學、科學，都是這些東西，哪有不同的地方？

所以宗教怎麼可以說是有意義？所以宗教可以團結，我就做團結的工作，這個工作做得很有效果。

新加坡宗教在一九九九年，我陪同他們到中國來做一次訪問，好像是二〇〇〇年做了一次訪問，由中國國家宗教局來接待。這個訪問，旅遊是最好的機會教育，平常這些宗教領袖，不太容易在一起聚會。雖然新加坡有組織，有宗教理事會，一年有一次的聚會，大家在一起吃飯聚餐，一年一次，所以談不上團結。旅遊是最好的，從早到晚都在一起，這個旅遊的日程是十六天，十六天都在一起，什麼話都談，所以這種交流是真正有用處。他請我做顧問，我陪同他們，所以兩次旅遊之後，就跟兄弟姊妹一樣，無所不談，自己家裡醜事也可以拿出來做話題了，很不容易。所以宗教這樣就團結起來。曉得所有宗教的聖哲，他們基本相同的地方，仁慈、博愛、誠敬、謙和，這八個字是所有宗教共同點。我們從共同點裡面去出發，然後才能夠達到宗教與宗教之間的和睦，然後它才能夠影響到族群、影響到派系、也影響到政治。這是化解衝突，促進世界的安定和平，一種很理想的方式、可行的方式。

於是我們就想到，宗教要給它新的解釋，給它下新的定義，依中國話來說這個「宗」，宗有根本的意思、有尊崇的意思、有主要的意思；「教」就是教育、就是教學。要從中國這個字來講什麼叫宗教？主要的教育、尊崇的教育、重要的教育，這就叫宗教。這個話我相信，所有宗教都能接受，確實是如此。中國幾千年的社會安定和平，靠我們傳統文化，傳統文化就是儒釋道三家，歷代帝王都非常尊重。對於儒釋道研究最深、最透徹的、最了解的是雍正皇帝，這在看他許多著作當中，你能夠體會得到，他是精通，他不是普通，是精通。非常可惜，他做皇帝的壽命太短了，只有十三年，如果他要能夠做上三、五十年的皇帝，我們中國儒釋道這三個根，在

中國那就真正的紮下去了。他的後人乾隆也算是很不錯，但是沒有他父親那樣的功底，所以對於推動傳統文化，他也是不遺餘力，功力比不上他的父親。宗教的團結，中國傳統文化的發揚光大，對於整個世界安定和平，會有很大的貢獻。

二〇〇〇年我移民到澳洲，第二年就是二〇〇一年，昆士蘭大學它有和平學院，很少學校有和平學院，它有和平學院。和平學院的兩位教授，我在澳大利亞住在山上，他到山上來看我，說明是校長派他們兩位來邀請我，參加他們和平學院教授學術的座談會。我感覺到很訝異，我跟學校從來沒有往來，你怎麼知道的？這個座談會的性質是些什麼？他就說出來從九一一事件之後，和平學院希望能改變研究的方向。在過去他們都是採取西方這種武力的方法，鎮壓、報復對付這些恐怖分子。九一一事件之後，知道這個不能解決問題，用強硬的方法不能解決問題，希望用真正和平的方法。我就想他很可能知道，我過去在新加坡所做的團結宗教的事情，所以我就答應他。聽了學校的報告之後，才知道全世界有八所大學設有和平學院，而且昆士蘭大學在這方面，還做得不錯。它和平學院招生有碩士生、有博士生。

學校學院的院方給我做了五十分鐘的報告，我才了解他們的一些想法與做法。然後這些教授們請我發表意見，我就告訴他們，這樁事情像大夫治病一樣，你們沒有把病源找到，衝突的根源在什麼地方，你們沒有找到，所以你們做起來有困難，會力不從心。他就問我根在哪裡？他們看的根都是看衝突的一方，我說這不是，根不在這裡。根在家庭，他聽了很震驚，根怎麼在家庭？我說你們現在都知道，現在離婚率有多少，離婚率說明什麼？說明夫妻不和、父子不和、兄弟不和，這就發生衝突。離婚率是夫妻衝突、父子衝突、兄弟衝突，這樣的人走出家庭，走向社會，他怎麼能不跟人家不

發生衝突？這個想法他們從來沒想到過。

然後我再告訴他們還有更深的，他們也很注意聽，更深的是什麼？是你本身的衝突。我們中國人講的，你的本性跟習性的衝突，《三字經》上開頭說出來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；性相近，習相遠」，你的本性本善跟你的習性發生衝突。這種話翻譯不好翻，這是中國的哲學很難翻，我說我們換個說法說，我們把它講淺一點，我說利害當前的時候，你是想到個人我的利益，還是想到別人的利益？這他懂，他非常敏感，立刻告訴我，他說當然是自己的利益。我說每個人都想到自己的利益，這就損害別人的利益，這個他就明白了。每個人都是想到損人利己，這是衝突真正的原因。我說你們如果不在這上面去下功夫，衝突是不能夠化解的，而且愈演愈烈，為什麼？冤冤相報。我說九一一事件是很明顯的例子，這是一種最新型的戰爭。

我跟他們說這個話，這是一種新的戰爭形態，讓你這些大國擁有核武、擁有洲際飛彈、擁有有坦克，統統用不上力。他出其不意來攻擊你一下，讓你全國人心惶惶，生活在恐怖當中，你稍微鬆懈一點，他又來一次，一年給你來個三次、五次，你就受不了。我想如果到三年、五年，你全國如果說有三分之一的人得神經病了，他仗打贏了，他就打贏了。讓你精神崩潰，你說這是不是嚴重的事情？所以衝突要化解，不可以用武力、不可以用報復。怎麼個化解法？要從我們自己內心深處，化解我們對一切人的衝突、對一切事的衝突、對一切萬物的衝突，從這裡化解，使你自己身心和諧，你才能夠做和平工作。要不然你那個和平工作是白費力氣，你做不成功，所以你自己不從自己內心，這個沒法子。這是我教給他的方法，他們能聽懂，能接受。

所以過了一個星期他又來找我，學校來看我，要舉行第二次座

談。第二次座談學校就有準備了，他把聘書都寫好了，第二次請我做他們和平學院教授，參與他這個工作。是有兩個學校送博士學位給我。我就跟校長說，這個東西對我沒用處，我不需要這些東西，我們做朋友好了，有什麼問題我們坐下來聊聊天，談一談，我盡力的幫助你們。這個校長跟我提議說，你還是要接受，我說為什麼？他說你這個理念對於化解衝突，給我們一個新的思考方向，這很難得，希望你代表學校，代表我們參加國際和平會議，是為了這個原因。聯合國邀請的這些人士都是專家學者，他不邀請宗教人士，所以是這樣一個原因我才接受。接受之後最近四年當中，參加了十次國際和平會議，這當中有七次是聯合國主導，所以跟聯合國產生了關係。

我參加的第一次會議是在曼谷，也是我頭一次到泰國。泰國是個佛教國家，也是小乘國家，我在那邊住了一個星期，跟這些小乘也結了很好的緣分，結了緣跟他們產生關係。頭一次，我是從來沒有參加過，所以沒說話，完全觀察，看，多看、多聽、多了解。第二次在日本岡山，第三次也在日本岡山，第二次我就有發言，第三次以後都是排到主題發言。以後是每次主題發言，我都把我們中國傳統的方法，提到中國，那些專家學者，確實對中國文化歷史非常的尊敬，因為中國五千年來，從來沒有跟外國打過仗。你看二十五史裡面沒有記載，中國跟邊界其他國家發生軍事衝突，這就肯定這是個和平的族群，非常了不起。最難得的，中國可以說，是長治久安的一個族群，雖然它在朝代的改變的時候，短暫的動亂，時間都很短。可是政權一建立之後，立刻它就恢復了，確實是長治久安。所以說政權建立，我們在歷史上會看到，不超過五年制禮作樂，人民生活，就走向安定和平的軌道，都有所遵循。

這次動亂歷史上非常的少有，清朝亡國之後一直到現在，國民

黨時代沒有制禮作樂，現在也沒有制禮作樂。國家沒有禮、沒有樂，人民生活無所遵循，所以亂了，亂套了，我們看到實在是很難過。像我們回到國內，看到國內很多，我們都住旅館，旅館裡面的餐飲全是西方的，中國東西沒有了。看到中國有身分的人都穿上西裝，外國化了，洋化了，這個事情確實是很難過。在飛機上也是如此，飛機上的餐具都是西方的用刀叉，好像中國東西都沒有了。這實在是外國人看起來，說中國人沒有文化，沒有自己東西，中國在向西方學，這是我們很難過的事情。我們到外國的時候，我們是穿中國自己的服裝，我們從來不穿西裝，我參加布希總統的宴會，我也是穿我們自己的服裝。宴會當中遇到一位出家人，是個美國的和尚，他的師父是日本人，他剃光頭走到我面前，給我合掌，他是和尚。我說你怎麼穿西裝？他說不方便，我才曉得包括聯合國也是如此。

我第一次到巴黎教科文組織總部，遇到那邊有個宗教代表，跟宗教聯繫的代表，斯里蘭卡的法師，小乘法師，見我的時候也穿著西裝。他說他是和尚，我說你怎麼穿這樣？他說不方便，我才了解這個誤會多深。所以以後很多人遇到我說，「法師，大概在國際場合當中只有兩個人，我看到這種場合不換服裝，我一個，達賴喇嘛一個，走到任何地方，跟什麼人見面，都不換服裝。」確實我們有自己的文化，我們的文化受到別人的尊重，有些地方可以學，有些地方不可以學。所以外國人很信任我們的東西，我把中國自古以來，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，那就是政權掌握之後，最重要的一樁事情就是辦教育。教育辦好了社會就安定，天下就太平，都是在教育，所以中國自古以來是把教育擺在第一位。

佛教是教育，這佛教的教育是外來的特殊教育，是歸皇上管的。傳統教育對社會大眾教育，這是漢武帝採取的孔孟學說，做為國

家教學的標準。他這個選擇選得非常之好，因為在他之前孔孟跟諸子百家，地位是平等的，沒有突出，是平等的。他選擇孔孟非常有道理，我們不能不佩服，為什麼？諸子百家各人有各人的長處，就是他們都有發明、都有創造。唯獨孔子、孟子沒有發明、沒有創造，是個老實人。所以漢武帝選擇什麼？選擇老實人，沒有什麼新奇的東西，這很了不起。孔孟的學說是繼承過去二千五百年的傳統，從黃帝、堯舜禹湯、文武周公，是一脈相承下來的。所以孔子一生「述而不作」，他所學的、他所修的、他所教的、他所傳的，都是老祖宗的傳統，這個有道理，沒有新奇。釋迦牟尼佛也是如此，跟孔子一樣。

釋迦牟尼佛一生所教的，是古佛所說的，沒有改動一個字，沒有增加一個字，古佛怎麼說我就怎麼說。所以這些人是老實人，沒有創造、沒有發明，著重是開發人的悟性，幫助人回到自性，就是回到本善。佛講的是覺悟，講佛這個意思就是覺悟的意思，回歸到本覺。佛家裡面講「本覺本有」，中國講的是本性本善，無非是回到本善、本覺而已，哪有創造、哪有發明！一創造、發明的時候，弊病就生了。一回歸到自性，自性本有無量智慧，本有無量德能，本有無量相好，你為什麼不恢復它？你要去搞新花樣。這個我覺得漢武帝是個非常聰明的選擇，確實孔孟超過諸子百家，你愈研究是愈有道理。我們是以東方聖賢倫理、道德、因果，這個理念去介紹給聯合國，參與和平工作這些朋友們，他們能夠接受，都能歡喜。可是會後告訴我，他說「法師，你這是理想，這不能落實。」這個話說的時候我就沒有法子了，怎麼能證明古聖先賢的東西，在現在這個時代還會起很大的作用。

我們也相信英國湯恩比博士所說的，「解決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，只有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」。這是外國人講的，我也在大會當

中給外國朋友，一般人說到孔孟，都想到四書五經十三經；講到大乘佛法，一定想到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、《般若》，都想這些東西。我說這些東西真管用嗎？真能化解問題嗎？不但外國專家懷疑，我們在國內有些學者也懷疑。他們話有沒有說錯？我認為他們沒說錯，我們要怎麼樣去解讀？他講中國的文化，實在講就是儒釋道這三個根，根在哪裡？我們要找根，要從根上下手。就像我們剛才看到小學生寫字一樣，那個根是什麼？根是講一點、學一點，要學多少遍？要學一萬到兩萬遍，學寫個一，那個一字寫多少遍？也要寫一萬到兩萬，先扎根然後你才能學得好。你沒有根怎麼行？沒有根只是盆栽，你看到很好看，它沒有生命，它不能開花結果。

儒的根學做人，童蒙的教育，所以我們就提倡儒的根，就是《弟子規》。有很多學者說《弟子規》是教小孩的，我說教小孩才是扎根教育，你沒有學過扎根教育，所以你今天救不了世界，也影響不了別人，必須要從根。道的根《太上感應篇》，佛的根《十善業道經》，這三樣東西確實像湯恩比所說，真的能夠化解衝突，能夠把世界帶向安定和平，所以扎根的教育重要。這扎根的教育在孔子教學四科，德行、言語、政事、文學，他的文學裡面包括文學、哲學、科學，範圍很豐富，可是根是在前面兩條，德行跟言語。《弟子規》雖然只有一千零八十個字，一句三個字，三百六十句。這裡面所寫的這些文，你細心去觀察，都是出於四書五經十三經，都是出在這個地方；換句話說，它是儒家生活的學術化。儒家學術落實在生活、落實在工作、落實在處事待人接物，你說這個多重要，可是疏忽了，應當從這裡學起。

所以參加會議以後，人家問我這句話之後，我就想的是我們必須做實驗，不做實驗他們不相信。所以我在美國找過不能成功，在新加坡也是沒有法子，真的是盡心盡力，緣不成熟，土地找不到。



在澳洲我選擇的是小城，市長告訴我，這個小城裡面信仰宗教的只佔百分之二十二。其他的不信宗教，而且是各個不同的國家地區移民過來的，很不容易團結，這是沒有法子。回過來到故鄉去看看，回老家看一看，我就把這個事情給家鄉的父老兄弟們說，說了大家都很高興，「回家來做，我們家鄉可以做」。所以這一來正好，也碰到有位居士送了一筆錢給我，做這個事情也就夠了。所以就在廬江選定湯池小鎮做這個實驗，這個實驗開始，是從二〇〇五年的十一月先招老師，先培訓老師，由我們楊老師來負責。一共招了三十七位老師，報名的就有三百多個，取十分之一。

我對老師們談話的時候，鼓勵他們，你們不是平常的老師。我們這個老師對象是有教學經驗的，幼稚園的老師、小學老師、初中老師，我們招這樣的人。我就告訴他們，今天我們要做一個大事業，把中國傳統文化帶起來，做給聯合國看，做給他們看。說明中國傳統文化在現在這個時代管用，確實能夠化解衝突，促進世界的安定和平。我說你們怎麼做法？《弟子規》這個小冊子，希望你們在四個月當中百分之百落實，你們得做到。我說孔子教學，為什麼他能夠成功，釋迦牟尼佛教學成功，為什麼？他先做到了然後再教，這個影響力就大了，這是聖人。我說我自己做到教別人，聖人；自己說到之後就能做到，這是賢人。自己說了教別人做，自己做不到，那是騙人，騙人總有一天被人拆穿，一文不值。所以我說你們一定要學孔子，做現代的孔子，做現代的釋迦牟尼佛，你成功了。給他這樣的鼓勵，給他這麼個使命感，沒有想到他們兩個月就落實了。我們非常感動，這是祖宗之德，兩個月他統統做到了。

楊老師告訴我，我說那行，下鄉到每個村莊，分頭到每個村莊去教，到每個農民家裡去教，不是言教，身教！你家的老人，我把他看作是我的父母，我怎樣孝敬父母，我怎樣照顧父母，讓他老人

體驗，讓他家裡兒女看到，這樣把這個地區的男女老少、各行各業都感動了。我們原先預定的，想的是大概要三年才能看到效果，沒有想到三個月，三個月這裡民風整個轉變，我非常感動。我說這不是我們的能力，這是祖宗之德，是中國文化底蘊非常深厚。我們希望這個效果要推到聯合國，希望聯合國能夠主動推動每個國家，世界上每個國家至少有一個，像湯池鎮這樣的實驗點，大國希望能夠有三、五個點。然後每年有個檢討會，來認真檢討、來改進怎麼樣推廣，我們可以在每年在聯合國開一次大會，做一次檢討工作會議，那就很有效果。所以我們現在目的是向聯合國推動。

而且我介紹聯合國，希望聯合國將來辦一個世界宗教大學，每個宗教是一個學院，將來宗教自然就團結。為什麼？同學，就不同科系而已，都是一個學校畢業出來的，宗教自然就團結。宗教團結起來之後，會影響政治、會影響族群、會影響派系。因為現在走向民主，民主需要選票，所以他統統會產生影響，確實能夠把衝突化解，把世界推向到和平。希望再能夠有個多元文化大學，是讓全世界族群古聖先賢這種教誨，我們也能夠把它變成一家人。世界跟從前不一樣了，從前是交通不發達，沒有資訊，真的是老死不相往來，所以變成許多族群地區的特殊文化。現在交通便捷，資訊發達，新的科技將來比衛星電視還方便。寬頻網際的電視我已經看到過，他們的樣品拿來給我看，接收更容易，手機可以接收。它一個小電視機，就跟香煙盒一樣，裝在口袋裡，無論在什麼地方，一點限制都沒有，隨時你能夠收看資訊，全世界資訊，都能夠收到。我想這個開發不會超過三年衛星電視會淘汰，因為衛星成本太高，會淘汰。所以愈來愈簡單，將來的教學一定要走向大眾媒體，這是我們要注意到的。

佛教、宗教教育這麼好，被人誤會了，所以說非常可惜，我們

感慨萬千。要用的手段必須要用高科技，我自己講經教學我用網際網路有十幾年，所以產生很大的效果。我用衛星也用了五年，二〇〇三年元旦開始用衛星，我們用了五顆衛星覆蓋全球，無論在什麼地方二十四小時都能夠收聽到，所以必須用這種方法來教學。這是我向聯合國建議的，希望聯合國能夠有自己的電視台，有自己的寬頻、網際網路的電視，有多元文化大學，有宗教大學。把宗教團結起來，把族群團結起來，世界和平，世界確實走向了一家人，這是我們這些年來做的工作。宗教跟世界和平總算是有點具體的眉目，還在不斷的向前推進。總是希望地球變成一個地球村，任何地方發生衝突，跟我們都息息相關，我們不能不關心。所以我們今天求的是全世界和平安定，學習釋迦、學習孔子，他們用的方法是辦班教學。辦班我們現在講的活動，釋迦牟尼佛講經三百餘會，那就是辦班三百多次。他一生辦的活動，大的活動連續好幾年，小的活動可能只是幾個小時，大大小小的，他一生辦的這種活動，教學活動三百餘次，教學四十九年。

所以從他一生的行誼上來觀察，他確實是大教育家、大哲學家、也是個大科學家，這是我們不可以不知道。他用的方法確實跟中國古人很接近，跟現在的西方不相同，他用的方法都是用禪定。他用禪定，他不用機械，用禪定的方法突破空間維次，而且禪定是每個人自己本來都有的。所以問題發生在什麼地方？問題發生在妄想、分別、執著。所謂是《華嚴經》上所說的，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」。所以你只要把妄想分別執著放下，你的本能，科學裡面所講的，你潛意識的能量全都發揮出來了。現在你是被妄想分別執著障礙住了。釋迦牟尼佛給我們示現，他是學了十二年，放下了，最後在菩提樹下入定，都放下了，把妄想分別執著統統放下，他的自性裡面本有的德能全部現前。六祖

惠能大師不認識字，沒有念過書，沒有參學過，他也是在五祖房間裡頭，半夜跟他講《金剛經》大意，他大概聽了三分之一，他放下了。這一放下他就開悟了，說了這幾句話，他這個境界，跟釋迦牟尼佛當年在菩提樹下那個境界，完全相同。

釋迦牟尼佛是以佛身來教化眾生，惠能大師以祖師身分來教化眾生，這就是應以什麼身得度就現什麼身，得大自在！所以問題是在你肯不肯放下，不在別的。你看無盡藏比丘尼拿著《大涅槃經》，向惠能大師請教，惠能大師說我不認識字。無盡藏比丘尼說你不認識字，你怎麼懂得意思？他說佛家講的義理跟文字沒有關係，這個話是真話不是假話，你要真的能夠放下。所以佛講的是你放下執著，我們對人、對事、對物不再執著，你就是阿羅漢。三大類的障礙，第一類就是執著，不執著你就成阿羅漢；放下分別，不分別了你就是菩薩；最後是不起心、不動念，你本來是佛，你看看就這麼簡單。從前我跟章嘉大師，大師曾經跟我說過，佛法的修學，在哲學上講確實是知難行易，怎麼行易？你放下就是。所以轉凡成聖，凡夫變成佛在一念之間，你這一念放下就是佛，一念迷就是凡夫，一念覺就是佛。

所以佛在經上有兩句名言，說「迷唯一念」，那一念就是起心動念，起心動念你就迷了。「悟止一心」，你真正覺悟的時候，一心，一心沒有念頭，那你就悟了。所以經典你是愈學習愈有受用，真正是方先生所說的，「人生最高的享受」。所以東西不需要學得那麼多，只要你真放下，你智慧就開了，你就能應付一切的疑難雜症，沒有應付不了的，為什麼？你有圓滿的智慧。所以佛教人謙卑，謙卑，要知道尊重別人、關懷別人、愛護別人、幫助別人。看別人都是一尊佛，不要去管他是善人、是惡人，用平等心去接待。所以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，是你的真心，你本來就是這樣

；那在儒家講的是倫常大道，你本來就是。現在做不到，那你是迷失了本性，不是你做不到，是你迷了，如果你覺悟了就回頭了。

所以這是我們在湯池教學得到的體驗，在我們沒有去教的時候，那些人也是很難相處的，自私自利，起心動念都是損人利己。能通過三個月教學之後，我們講良心恢復了，羞恥心起來。主動，不需要人勸他，不願意做違法的事情，他認為做不好的事情，羞恥。感動人的故事非常之多，真的是回頭是岸。這是初步就有這樣的效果，更深，向上提升那就是要栽培，真正就是道德、學術一流的人才。這是去年我們巴黎活動完了之後，我們到倫敦去訪問牛津、劍橋跟倫敦大學，我跟他們的漢學系，這是世界最著名的大學，漢學系裡面的這些教授、學生跟他們交流，我給他們上了兩堂課。很難得，因為都是學漢學的，普通話都講得很好，不需要通過翻譯，直接交流，非常方便。

他們有用《無量壽經》寫博士論文的，我都很驚訝，這在中國都不容易。《無量壽經》的翻譯本子很多，我問他用哪個本子？他說用夏蓮居老居士的會集本。夏蓮居是山東人，跟我們有關係非常不容易。另外一個學生用《孟子》，還有王維唐朝文學家做論文。我跟他們說，「你們可以拿中國儒釋道三家寫論文，拿到博士學位、拿到碩士學位，可是你們的一生，依舊會生活在煩惱跟痛苦的世界。」我說他們都笑起來了，教授也笑起來，我說你不可能像我這麼快樂，我這一生是真的生活在幸福、快樂、圓滿的世界裡。正是方老師當時介紹給我的，「人生最高的享受」，我說我是真得到。所以我非常感激老師，每天念念都不忘老師，不是老師的教誨，我也生活得很痛苦，哪有這麼樣的自在，哪有這麼幸福！我說你們都不懂，他們聽了，眼睛都睜得大大的，為什麼？因為你們所得的是佛學、儒學、道學，可人拿到世間的學位。

我學的跟你們恰恰相反，你們搞佛學，我是學佛；你們搞儒學，我是學儒；你們搞道學，我是學道。那兩個字顛倒就不一樣，學儒要學孔子，孔子是我們的典範，我們要學得跟他一模一樣那就很快樂，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。學佛，佛給你講的法喜充滿，常生歡喜心，你才真正得到。我那一個小時的上課，對他們很有啟發性，都在那裡點頭，這難得，很重要，你可不能搞錯了。你要把它專門當作一門學問來研究，與你自己的生活不發生關係，這錯了。學以致用，學的東西一定變成自己的生活，變成自己的思想、自己的見解、自己的工作、自己的待人接物，這就成功了。我勉勵同學真幹，不能幹假的，要幹真的，古人說得好，「人人可以為堯舜，人人可以作孔孟」，問題是你肯不肯去做。孔孟從哪裡做起？從《弟子規》做起，只要三個根紮下去之後，你就具足聖賢的基礎條件，再上升就沒有問題。

所以回來之後，我就想到，現在世界沒有一流的好老師。這三個學校我就看得很難過，不能夠怪別人，我們國內沒有一流的老師，外國人達到第一流當然不容易。所以這次很難得，劍橋大學的指導教授，他下個月也要到湯池來參觀，跟我聯繫，跟使節團一起，一起來這兒參觀。所以一定要做到，學的東西做不到，你學它幹什麼？白費時間，白費精力，學了要做到。所以我也勉勵我們山東大學的同學，你們在這裡學哲學、學歷史、學宗教，你要學作聖人、你要學作賢人，那就有價值了。不但你真的把中國傳統東西復興起來了，而且對於全世界安定和平，會做出最偉大的貢獻。提升，由基礎提升那就還是中國的老方法，「十年寒窗，一舉成名」。學只學一樣，決定不能搞多，多了你精力、時間都分散，你不能夠集中。所以中國的傳統教學，從小就是教你學定，連小孩都學的定功，小孩學寫字，心不定寫不好。無論學什麼東西都在清淨心裡面出來

的，這是外國人不懂，認為小孩總要活活潑潑的，那個學不到東西，一定在定中才能學到東西。

要專一，《三字經》上前面八句話，是中國五千年傳統學術最高的指導原則，這個不可以不知道。頭一句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這是每個學習的人、教學的人都要肯定。我在國外許多學校，跟校長、老師都談過這個問題，人性本善。說學生不好教，不是學生不好教，是你老師不會教，你說不好教把他開除掉，你的教育失敗。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惡人變成好人，把迷惑顛倒的人變成聰明的人，轉變他，你教育才成功，這個東西你自己一定要懂得，肯定人性本善。所以有個教授，劉教授那是在昆士蘭大概很有地位，我看他座位排在院長旁邊，我想他的地位很高。他就問我，希特勒性也本善嗎？我說是，是本善，他變成不善那是習性，那不是本性，本性本善這個要肯定，本性本覺。我們要幫助人恢復到本善，恢復到本覺，這是教育成功。

所以要曉得，「性相近」大家都是一樣的，就像佛所說的「一切眾生本來是佛」。「習相遠」，所以教育是從這興起的，這個習慣是跟你本性就愈來愈遠的。「苟不教，性乃遷」，這就需要教育。「教之道，貴以專」，這兩句話比什麼都重要，教要專，學也要專，不要學得太多。學一樣東西，你學一樣心是定的，定到一定的程度，就開智慧，就覺悟了，一覺悟就通了。所以佛家講「一經通一切經通」，到你真正覺悟，世間所有一切學術全都貫通，這才是捷徑。不是說學多了，學多了你的常識很豐富，真的是叫一竅不通。所以是一門通門門通，一定要先定下來、靜下來你才能有受用；如果心浮氣躁他學不到東西，這非常重要。

學東西的時候你對於道叫尊師重道，為什麼尊重老師？重視你的道業。對老師有懷疑，對你所學出的東西不尊重，你學不到。無

論學什麼東西，你一定尊重他，對教導你的老師你一定要尊重。我有信心，沒有絲毫懷疑，你真學到東西，你學到的可能超過老師，所謂是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」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每個做老師的希望學生超過自己，他成功了；學生不如自己，他教學失敗。一代要比一代提升，向上提升這是正確的，所以絕對沒有嫉妒、沒有怨恨，全心全意幫助下一代，下一代超過你，一代一代超過，這個社會永遠在進步。現在時間不早了，我想我的報告就到這個地方，謝謝大家。